

大眾文藝出版社

同盟之要求之民權
中國至今尚未實現
實為最

抑制輿論與非法
捕殺戮之記載
為報章所习見

炉边独语

上

郁达夫◎著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为是震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派，不同凡响。

青年读本

青少通題



青年读本

炉边独语

郁达夫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炉边独语/郁达夫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1

(青年读本丛书)

ISBN 7-80094-415-8

I. 炉…

II. 郁…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61 号

炉边独语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25 字数 351 千字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415-8/I·246

定 价:88.8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目 录

记人篇

怀鲁迅	3
回忆鲁迅	5
志摩在回忆里	32
怀四十岁的志摩	39
光慈的晚年	43
刘海粟教授	49
雕刻家刘开渠	51
与悲鸿的再遇	55
敬悼许地山先生	58
悼胞兄曼陀	62
追怀洪雪帆先生	65
记耀春之殇	70
送王余杞去黄山	74
记曾孟朴先生	77

再见王莹	82
------------	----

叙事篇

还乡记	87
还乡后记	114
南行杂记	127
移家琐记	139

景物篇

故都的秋	147
寂寞的春朝	151
春愁	153
江南的冬景	156
北平的四季	160
小春天气	168

游记篇

苏州烟雨记	181
钓台的春昼	194
杭州	203
屯溪夜泊记	210

桐君山的再到	216
雁荡山的秋月	221
扬州旧梦寄语堂	232
过富春江	240
西溪的晴雨	243
闽游滴沥之一	246
闽游滴沥之二	252
饮食男女在福州	259

随笔篇

炉边独语	271
说食色与欲	275
谈健忘	278
说模仿	280
谈结婚	282
说“沉默”	284
说冒骗	286
略谈幽默	288
山海关	291
为己与为人	293
雨	295
“文人”	297
故事	300

杂论篇

学生运动在中国	307
政权和民权	313
思想的种种	315
清谈的由来	317
图书的惨劫	318

文化篇

著书与教书	323
批评与道德	326
文艺与道德	329
理智与情感	332
谈诗	334
小说与好奇的心理	339
艺术上的宽容	341
写作的经验	343
写作闲谈	346
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	349
学文学的人	355
文学上的智的价值	360
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	365

关于小说的话	370
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	376
文学漫谈	386
想象的功用	393
清新的小品文字	397
小品文杂感	401
传记文学	403

序跋篇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407
《达夫全集》自序	435
《达夫自选集》序	439
五六年米创作生活的回顾	442
忏余独白	449

自传篇

自传	455
遗嘱	512

附：

曹聚仁 也谈郁达夫	513
-----------------	-----

钟敬文	郁达夫先生的印象	520
钟敬文	忆郁达夫先生	526
刘尊棋	谈郁达夫	536
郁 风	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542

附录

101	青年《第二文部·系大学文部国中》
102	青年《全集夫志》
103	青年《全集夫志》
104	青年《全集夫志》
105	青年《全集夫志》

附录

106	青年《全集夫志》
107	青年《全集夫志》

记人篇

怀 鲁 迅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22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

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24日在上海

鲁迅（原载《文学》月刊第7卷第5期1936年11月）

回忆鲁迅

序 言

鲁迅作故的时候，我正漂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浙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总以为是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向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十点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

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孙夫人蔡先生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生，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热闹关头，我就是写十万

青
子
新
本

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现在哩！鲁迅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而全国民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汉寿

和鲁迅第一次的相见，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儿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人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

回
忆
鲁
迅

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株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金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笑容。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